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疏

注來告至

曰災 正義曰傳稱皆來告火知是來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來告而書公羊傳曰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來告之文故顯而異之天火

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

六月邾人入郟

郟國今琅琊開陽縣

秋

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長鄭而遷故以自遷為文

疏

注自葉至為文

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為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

也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別荆山也流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荆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域外之蔽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宋齊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欲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若許不樂遷楚欲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以其自遷為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

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

而代之

代居其位

萇弘曰毛得必亡

元是吾稔之日也修故之以

昆吾夏伯也於也修惡積熟以乙

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

為二

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疏

注代居其位正義曰毛氏世有采地為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

是昆至何待正義曰是卯者昆吾之君惡孰之日也由其侈故以此日死也而毛得以此日成其侈

惡於王都不亡何待注昆吾至同誅正義曰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楚

世家云頴頑生稱稱空卷章卷生黎黎為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使其弟吳回居

火正為祝融回生陸終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虞翻曰昆吾為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

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
為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為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
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國文又傳
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
三月曹平公

卒為下曾葬見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大心丙子風梓

檟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世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

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

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瓊
竿禳火子產不聽

今復請
用之

鄭人請用之

信竈
言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

多言者或
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道難明雖
裨竈猶不足以盡

知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里
析

鄭大夫祥
變異之氣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

言將先
哭死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

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
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及火里折

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
與已言

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
來未入

故辭不
使前也

使司寇出新客

新來
聘者

禁舊客勿出於

宮

為其知國情
不欲令去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

大宮

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
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使公孫登

徙大龜

登關卜
大夫

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告于

先君

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
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使府人庫人

各做其事

做備
火也

商成公做司宮

商成公鄭大夫
司宮巷伯寺人

之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

舊宮人先
公宮女

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

備非
常也

行火所燉

燉炙
也

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

爲部伍登
城備姦也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

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
刀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

郊人助祝史

除於國北

爲祭處於國北
者就大陰禳火

禳火于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
回祿火神

祈于四鄰

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
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征賦稅也

三日哭國不市

示

成不

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

也

不義所以亡

疏

注東北至之始

正義曰東北曰融風易

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 戊寅至大甚 正義曰甚者益盛之言也丙子

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而風又大甚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

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

注大庭至之言

正義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對文則藏馬曰應藏車

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已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觀千里之毫末梓慎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相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將有大祥正義曰祥者善惡之嚮中庸云國

家將興必有祲祥祥則吉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孽則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里折以民動國亡為大祥者彼對文言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時有青雉青祥白雉白祥之類皆以惡雉為祥是祥有善有惡故杜云祥變異之氣弗良及也正義曰良是語也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而服虔云弗良乃也不能及也良能也能非良之訓妄言耳注晉人至前也正義曰下云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此辭于東門明是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之不使前也此新來蓋聘使也晉人往因靡姬之難詎無齋羣公子故文襄之世公子皆出在他國自成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故使之來聘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泃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為便故辭于東門注二子至之位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泗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為一人也

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鼻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屏攝是

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

注拓廟至救護 正義曰每廟木主皆以石西盛之當祭

則出之事罪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

有火災皆須防守故合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矢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楚

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曰虎通云納之西壁 使府至其事 正義曰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

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

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 行火至登城 正義曰此承司馬司寇之下亦是二官使之行火

所炙欲令入救之也言城下之人爲部伍行列以登城亦是司馬司寇之人備救寇也 注司野至之人 正義曰

傳言野司寇則司寇之官在野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司寇是縣士也鄭玄縣士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如鄭此言采邑之民有獄則采地之官長各自斷之若公邑之民有獄則縣上斷之縣士司寇屬官所掌在野故此傳謂之野司寇也縣士職曰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則諸侯縣士亦當然也縣士分在四方不間火火之明日四方乃聞有災故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徭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慮有所須當徭之郊人至國北正義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塲爲祭處也就國北者

南爲陽北爲陰就大陰攘火也

注立冥至火神

正義

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三也

司祿信於默隄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也或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脩及熙爲玄冥則玄冥終脩熙

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攘其餘災慮

更火也

陳許之先亡也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也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成是爲

元公其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爲楚所滅

六月邾人藉稻

邾姓國也其君自

出藉稻蓋

復行之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

攝其首焉

斬得閉門者頭

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

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

而舍其女

為明年宋伐邾起

疏

注邾姓至行之

正義曰邾為姓世本文也周之六月

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藉踐履之義故為履行之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

攝其首焉

正義曰攝訓為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而舍其女正義曰言止舍其女而留之

秋葬曹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

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國亂俗壞言者適多

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

患有學而失道者必惑其意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

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下

說學問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

者而疑惑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為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為害也以為無害而遂不學則苟

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

能無亂乎夫學如殖草木也令人日長日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墜落枝葉也原氏

其亡滅乎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被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振棄也

乃簡兵大蒐

將爲蒐除

治兵於廟城內北迫故除廣之

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寢蒐場也

過期三日

輿小不得

一時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

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

而女也毀女所向

子產朝

朝過

而怒之

怒不毀

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

之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

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
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
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擗然授兵登陴擗然勁貌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
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

利若重也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說解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

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

既事晉矣

其敢有二心

傳言子產有備

疏

大爲至禮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

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蓋君臣肅共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周禮女巫掌被除釁浴被禳皆除凶之祭徧

於四方之神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所以振訊除去火災禮也嫌多祭非禮故禮之 子大至道北

正義曰鄭簡公之卒將爲葬除亦欲毀游氏之廟則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其廟當在宅內以其處居狹隘

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 過期三日 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之故當

過期三日欲除道使閑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期當幾日也
卜筮至牲玉 正義曰言爲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禱

何神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爲望也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而云不愛牲王者天之見異非求人飲食

隨時告請則有幣無牲若祭求弭災者則當有牲雲漢之詩美宣王爲旱禱神云靡愛斯牲圭璧既卒亦是用牲玉

也
注攔然勁忿貌 正義曰服虔云攔然猛貌也方言云攔猛也晉魏之間曰攔杜言勁忿貌亦是猛也但述晉

人責鄭之意故以勁忿解之 將以誰罪 正義曰將以誰爲罪而欲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擊之 望走在

晉 正義曰其所瞻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晉耳 注傳言子產有備 正義曰國有火災懼被人襲登陴固守是

有備也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

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

夷還居葉恃
楚而不事鄭

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

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

自以舊國不專

心事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

許先鄭封

曰余俘邑也

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

為方城外之蔽障

土不可易

易輕也

國不可

小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

時白羽改爲析

疏

而居楚地正義曰當時許都於葉釋例土地名葉在楚界許本偏於鄭請遷近楚楚以

葉與之故爲居楚地

注十三至居葉

正義曰葉十

年云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則許從夷

遷向荊也平王復之常從荊却向夷自夷向葉注不言自

荆還葉者蓋以許遷于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荆還

也注自以至事楚正義曰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

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

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

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

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

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爲

夏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加弒者責止
不舍藥物

疏

注加弒至
藥物

義曰案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止弒也言書曰弒

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實非弒而加弒者責止事父不

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爲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弼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

己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及葬

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

那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守也以持其世而已

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守

楚子之在蔡也

蓋爲大夫時往聘蔡

郟陽封人之北奔

之生大子建

郟陽蔡邑

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

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

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

室妻也

王爲之聘於秦無極

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

疏

注蓋爲至聘蔡正義曰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杜以

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

大夫時聘蔡也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

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蟲邦邑不書

乃盡歸郟俘

疏

注蟲邦至以告正義曰隱四年晉人伐

杞取牟婁信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伐國而圍邑取邑皆書於經知此不書圍取不以告也

夏許悼

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止獨進藥不由醫

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

名

疏 注止獨至由醫

正義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止為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君子至可也

疏

正義曰此君子論止之罪也言為人臣子盡心盡力以事

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為即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

己不干知於禮可也此許世子不舍藥物致令君死是違人子之道故春秋書其弑君解經書弑君之意也

邾

人耶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公代邾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濮南夷也

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城父今襄城城父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

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疏

楚子至伐濮正義曰費無極因此生意

令王收南方使大子居城父舉此爲發端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

也

爲明年譜大子張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

事齊故

莒子奔紀鄆

紀鄆莒邑也東海黃榆縣東北有紀城

使孫書

伐之

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

己爲嫠婦

寡婦爲嫠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

因紡績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及師至則投諸

外

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

登

綠緇登城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

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

齊師入紀

傳言怨不在大

疏

及老至去之

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績也此婦人以麻績

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款也字書去作

云紡謂紡麻作纒爲布作纒之法有小繩紀其外纒纒既

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

而去之注因紡至報辭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

之纒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爲連紀纒之繩然

紀纒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

藏纒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即短也注投繩至而

出正義曰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

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今

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鄭則是愛惜身命若投繩不去

身則交死若繫繩城外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

明知將此係人而擊之于百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

劉以爲唯投繩城外而規杜氏非也入紀正義曰此

紀即上紀鄭之釋例土地名於舊城有

紀鄭紀二名東海贛餘縣東北有紀城

是歲也鄭駟

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弱也其

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也子產憎其為人也子瑕

且以為不順含子立故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

違東故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

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

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不獲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

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於私族之謀宜

立觀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

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而氏非國所知

諺曰無過亂門民

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

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

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

澌巾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

疏

注子瑕子游叔父

正義曰此皆賈遠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大杜

死至曰昏正義曰此皆賈遠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大杜

今弛縣鄭玄云札疫癘也是札大疫死也爾雅云瘧病也

以此說死事而與札相對故解爲小疫也成二年傳說鄭

盟公早死云天子蠻是天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二曰凶短

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早死之名故

爲天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

未名不得爲臣摠說諸死連言之耳懼隊宗主正義

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恐隊失之也服虔云柩主藏於

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陳乎

二三老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

二三老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

老駟偃家臣上言私族於謀而長親豈得家臣不知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昔吳

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

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

駭勞罷死

轉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平王

所以不能霸

疏

息民五年。正義曰平王以十三年五月始即位其年兵亂未息今歲又役民城州來其

間唯有五年

民樂其性

正義曰性生也

鄭大水龍

兵革並起則民不樂生國家和平乃樂生

鄭大水龍

闕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

覲見也

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

室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

疏

祭焉

正義曰祭祭名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疇疫之不時於夏乎

祭之也

禳之至止也

正義曰言禳之則彼覲見其室也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言其
不復祭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

蹶由吳王
第五年

王執
以歸

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

楚之謂矣

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
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蹶由

言楚子能
用善言

疏

室於怒市於色
正義曰室內於

自家相瞋怒市
於他人作色忿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郟出

奔宋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
來告故書鄭曹邑

疏

注嘗有至曹邑正義
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

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恩

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五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除不告也曹會曾來聘魯故云嘗有五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旣以鄭叛又從鄭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鄭不繫曹者鄭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於宋此鄭及定十一年曹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成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墨莒之等其齊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卑我也見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贊又云所以華亥向寧

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

秋盜殺德侯之兄執

齊約作而

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疏

注齊約至不得正義曰襄十年鄭射止司臣等殺子陽子國書曰

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射止之徒皆士書之爲盜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則此書盜賊之使同於士也三十一
年傳說春秋褒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又曰春秋書齊豹曰盜懲不義也宣十七年傳例曰凡稱弟皆母弟公羊傳曰母兄稱兄此繫與衛侯同母故稱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書名

惡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朔且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
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梓慎望氛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

曰今茲宋有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為宋華向出奔蔡侯

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相也

戴族華氏相族向氏

汰侈

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傳言妖由人興

疏

注是歲至歷也正義曰歷法十

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且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云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

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詩之
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
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
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故
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爲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
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
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周之
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內時史
誤以閏月爲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既不曉歷數故
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
禮使梓慎望氣是杜意以爲當時魚之君臣知此己丑是
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慎知失閏
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
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
當然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

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

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

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遣今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

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

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也

能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命故遣之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

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

奸犯也

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舍使還

無極曰奢

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

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

夫負尚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

自以知不及負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

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

也

負任報讎

知死不辟勇也

尚爲勇

父不可棄

俱去爲棄父

名不可廢

俱死爲廢名

爾其勉之相從爲愈

愈差也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

乎

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

利於州于

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

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

負曰彼將有

他志

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

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

乃見鯁設諸焉

勇而耕於鄙

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疏

城父人正義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爾其至爲愈

正義曰勉謂努力爾其勉之令勉力報讎

比於相從俱死爲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服虔

云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負從其言也語法兩人

交互乃得稱相獨使負從已語不得爲相從也乃見鯁

設諸焉

正義曰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光下文

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猶論語云門人見之也

宋元

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友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恐元公殺已
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

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

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八子皆
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癸卯取大

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

欒景公也辰及
地皆元公弟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爲此冬華
向出奔傅

公如
華氏

請焉 正義曰公未知諸人已死故猶往請之 注樂景

至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

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 世族譜辰地皆云 衛公子孟

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執狎齊豹 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 奪之司寇

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

與郵 郵豹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繫足不良

以官邑還 公孟惡北宮喜楮師圃欲去之 喜

豹使行 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宣姜靈公嫡母 懼而欲

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楮師圃公子朝作

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薦達 爲驂乘焉

為公孟駮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

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

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

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周猶終竟也

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

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

齊約之家

使祝鼂寘戈於車

薪以當門

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戈

於薪尋其後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

閔曲

門齊氏用戈擊公子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

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使華寅乘貳

車

公副車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

鴻駟駟復就公乘一車四人

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

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

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

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踰而

從公

踰郭出

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

徒行從公

朱鉏成子黑背孫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

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

將事行聘事

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

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

臣不敢貳

命也主

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

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在宗廟也

乃止

止不行聘事

衛

侯固請見之

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以爲

相見之禮

爲未致使故也

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

衛侯以爲乘

馬

喜其敬己故貴其物

賓將振

振行夜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

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救圉也若不

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

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

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

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臣

月戊辰殺宣姜

與公子朝通謀故

衛侯賜北宮喜諡

曰貞子

滅齊氏故

賜析朱鉏諡曰成子

齊從公故

而以齊

氏之墓予之

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

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

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喜青敬衛侯

苑何忌辭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

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尚書康誥

況在群臣

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

琴張聞

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
字子開名宰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繫之賊女何弔焉

言齊豹所以
為盜孟縶所

以見賊皆
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

知公孟不善而受
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

許豹行事
是受亂也

不為利疚於回

疚病回邪也以利故
不能去是病身於邪

不以

回待人

知難不告是
以邪待人

不蓋不義

以周事豹
是蓋不義

不犯

非禮

以二心事
繫是非禮

疏

注周猶終竟也
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謂殺公孟

正義曰杜意終

之言

使華齊御公孟

正義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
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

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龜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感
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 乘驅

自閔門

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

閔門者衛城門

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

注未致至禮見

正義曰客

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覲私面之禮今為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

注擗行夜

正義曰下云

終夕與於燎故知擗是行夜也說文云擗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

丁巳晦

正義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

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

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姦上今例在下更具列

其月以為別者立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為日誤而

規杜氏非也

貞子

正義曰證法外用情曰貞注

子石公孫音 正義曰衆世本傾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是也 在康至相及 正義曰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其本文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孔安國云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又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注琴張至名宰 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衆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一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 公

孫忌樂舍

舍樂喜孫

司馬彊向宜向鄭

宜鄭皆向成子 楚

建

楚平王之

郕甲

小邾穆

出奔鄭

八下宋大夫皆公黨則難出

其

徒與華氏戰于鬼閭

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閭亭敗子

城子城適晉

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

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

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

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

華氏

費遂大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

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詢取也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
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

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

庸可以為
功善使少司寇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
也棼華亥庶兄曰子

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

質信也送公子歸可
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棼將自門行

從公
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

而女也所
所居官

疏

子城適晉 正義曰上云八子
奔鄭而此又云適晉者子城亦

意與七子同心奔鄭故上云奔鄭及其敗後遂率意適晉
以請師 子死至其詢 正義曰言我子死亡自有天命

天命欲盡非人所免我不忍其恥欲喪子以伐之 齊
能事人 正義曰言年齒既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

侯疥遂疔

疔瘡
疾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

多在
齊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
嬖大夫

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

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

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
嚚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

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

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

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與受國福

其所以蕃

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

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掠奪取也

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

美是矯誣也

蓋掩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作虛辭以求媚於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

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

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

言非誅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系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暴

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

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承嗣大夫強易

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

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
水尤水皆在城陽

郡東南
入海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

萬萬曰億
萬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

已責

除道
責

疏

齊侯疥遂疢
李繪聘梁梁人紮狎與繪言及春秋說

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

此事云疥當爲疥瘰是小瘡疢是大瘡疥患積久以小致
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瘡熱寒
休作疢有熱瘡瘰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
類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疥瘡則梁主
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
故曰疥遂疢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

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疔乎徐仙民首
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疔初疥後瘡耳今定本亦作

疥 期而

正義曰期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帝言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又

六日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

日犬月却還天蒼十度小月不盡置閏 注欲殺豎固

正義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豎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

豎固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其意以爲請誅祝史

之豎固固陋者豎固非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

號公使祝應宗區史豎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

譜齊雜人內有祝固史豎此云欲殺豎固是杜必以爲人

名也 晏子曰至不祈 正義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

晏子言之其辭微矣於彼其意亦不異也 光輔五君

正義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
上下無怨 正義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

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即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輪掠其聚 正義

曰輸墮也故為墜毀奪其所聚之物 肆行非度 正義

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不思諂讞 正義

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 其蓋正誣也 正義曰掩蓋

矢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注衡鹿至民共 正義曰

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

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

澤之官皆名為虞存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

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

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

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

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

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 注

介備至私物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聞人鄭玄云言

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然則禮之正法

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意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

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爲隔也迫近國都

爲關以隔邊鄙之人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

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布常無藝正義曰布其尋

常之政無準藝私欲至則應正義曰言此嬖寵之臣

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聊攝至以匹正義曰聊攝姑尤皆是色也管仲夸楚言

其竟界所至甚遠舉河海也晏子言其人多故唯舉屬邑

言之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言疾愈行

招虞人以

弓不進

虞人掌山澤之官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旗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士

士

士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躋

之也

躋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逆臺子猶

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焉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燂之以薪

燂炊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濟益也洩減也

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美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既戒且平和實備五味異於大羹爾

嘏無言時靡有爭爾也先王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

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官商角徵羽

六律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八風

八方之風

九歌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以相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周密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

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

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

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安姓

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

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

不死晏子攝古以節其情願 **疏** 旃以至虞人 正義曰周蓋孤卿建旃大夫尊故摩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

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醢醢鹽梅

正義曰醢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醋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醢醢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此說和羹而不言醢古人未有醢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醢半游急就篇乃有燕羹鹽醢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 齊之至其過正義曰齊之者使酸鹹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大過者 詩曰至有爭 正義曰詩言殷王中宗非徒身自賢明亦有和羹之臣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齊羹也此臣既敬戒其事矣既志性和平矣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鬭訟者也言其上下悉如和羹 注詩頌至大羹 正義曰詩商頌列祖之篇祀中宗之詩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身毅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也其廟述其德而歌此詩也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能納諫亦

者兩相須之意也言中宗能與臣之賢者和齊可否其爲政教如宰夫和齊羹之味也敬戒既平言此賢臣之性行也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相二年傳云大羹不致注云大羹肉汁不致五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注醴總至和羹正義曰醴總謂大詩毛傳文也言中宗爲天子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焉傳引此詩證民無爭心則以時靡有爭謂時無有爭也氣正義曰服虔云歌氣也杜言須氣以動則一氣不主爲歌吹人以氣生動皆由氣彈絲擊石莫不用氣氣是作樂之主故先言之人作諸樂皆須氣以動則與服不異

二體

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執羽籥

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之二體

三類

正義曰樂以

歌詩爲主詩有風雅頌其類各別知三類是風雅頌也二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

神爲頌是三者類別各不同

四物

正義曰樂之所用

八音之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物非一處能備故雜用

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志令其正性移風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宇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是五聲之名義也聲之清濁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宮居其中商角徵羽分配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取其事而爲之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益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注陰陽之應也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月令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鄭玄云聲始於官官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濁君之象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志言或損或益者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六相生者以九生六是三損一也以六生九是三益一也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鐘九寸自乘爲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唯相準况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之也 六律 正義曰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族沽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文呂應鐘南呂林鐘小呂夾鐘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竅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本黃鐘黃者中之色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

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
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
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蕤蕤奏也言陽氣大
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氣夾助大蕤宣
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沽洗洗絜也言陽
氣洗物辜絜之也被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
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沽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
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
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罪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
陽闋種也被注云外闋位於亥在十月是解六律六
呂之名義也如志之言初爲律者以竹爲之吹其聲也其

後則用銅爲之以候氣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
陰合道舜祠下得白玉管是古人或以玉爲管也續漢書
云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囊必周密布緹縵於室
中以木爲橐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付加律其上以
葭莖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盡
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月令正月律中
大蕤鄭玄云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
至則大蕤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是其舊說然也其律呂相
生鄭注周禮大師職云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
鐘又上生大蕤之九二大蕤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
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
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
爲下生五下六上乃一終矣鄭玄云同位象夫妻者黃鐘

初九林鐘初六及大蕤九二南巨六二之類同在初二之位故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鐘初六生大蕤九二初之與二其數不同故為異位象子母律生於呂是為同位故云律取妻呂生於律則為異位故云呂生子言五下者謂林鐘蕤則南呂無射應鐘皆是二午以東之管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大蕤夾鐘沽洗仲呂蕤賓皆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黃鐘為律之首不是餘管所生不入其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皆左旋隔八而相生 七音 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得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為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為宮大蕤為商沽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
氏出自天竈則我皇妣太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
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太祖后稷
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鴉及駟七列
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
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
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
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
度箕於次分在折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
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
斗前一度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竈者星於五星爲水
星辰星是也天竈即玄枵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娑女
之宿其分在天竈之宿女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

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
爲七列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鼈在子斗柄所建月移
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樞七月也揆度也度是星
之有七月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
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
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合而
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
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
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秦誓云武王次于河朔又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
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旣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
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
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謬然今
知不然者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

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八風。正義曰。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

至廣莫風至調風一名融風十八年傳云是謂融風是謂融

同也此八方之風以八節而至但八方風氣寒暑不同際此

調陰陽和節氣隱五年傳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樂

以八風相成也八節之風亦與八卦八音相配賈逵云兌爲

金爲閭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

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

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是先儒依易緯配八風

也。九歌。正義曰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與文七年傳

具有其文。清濁至周疏。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

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

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

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較系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

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設其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

今定本作流非也

詩曰德音不瑕

正義曰詩幽風雅

跋美周公攝政諄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

其不夫其璽也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玄云不瑕言不

可疵瑕也

注季蒯至氏者

正義曰此相傳說也以遠

伯是殷之諸侯此在達伯之前故以為虞夏時也爽鳩在

少皞之世至虞夏歷代多矣未必其間更無他姓據晏子

之言云代爽鳩氏耳

古若至願也

正義曰自古若其

無死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

得為齊君不死之事此樂爽鳩氏之有非君所願樂也晏

子以爽鳩氏為始故言爽鳩之樂計爽鳩以前處齊地者

猶應大

有人矣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翫之

也 狎輕

則多死焉故寬難

難以

疾歎

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

糾猶攝也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

詩大雅注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

寬毋從詭隨

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以謹無良謹勅式遏

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

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

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綌

不剛不柔

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綌怠也

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

優優和也道聚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古人之境風

疏

盡殺之盜少止

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蓋謂盡荏苒之內盜也盜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 詩曰至和也

正義曰此詩大雅民勞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其下十句詩之文也仲尼分爲三段每以一句釋之沆其也康綏皆安也止辭也於是厲王以苛政勞民故言當今之民亦大疲勞止其可以小息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施惠於此京師中國以綏彼諸夏之民此四句者欲其施之以寬也詭隨謂詭人爲善隨人小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毋得從此詭隨之人以謹勅彼無善之人無善之惡大於詭隨詭隨不從則無善息止是謹勅之也寇虐之惡人又大於無善式用也遇止也慘曾也王當嚴爲刑威用止臣民之間有爲寇盜苛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此四句者欲其糾之以猛也柔安也邇近也能謂材能也王者當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爲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和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沆幾也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沆爲其也康綏皆安
及下注遏止皆釋詁文也式用修曾釋言文也 又曰至
至也 正義曰詩商頌長發之篇述成湯之德也湯之爲
政不大強不大急不大剛不大柔布行政教優優然和緩
百種福祿於是聚而歸之言其和之至也競強釋言文也
練急道聚毛傳文也 及子至聞之 正義曰案上子大
叔悔後已云仲尼曰善哉今方言及子產卒聞之者上所
云先美子大叔之善法政用子產生時法也此出涕貢美
子產身之賢故傳云及子
產卒欲顯仲尼美之意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

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

內里

疏

注自外至里名 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華陽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

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帥於則曰弗地在於後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意以賈氏逆之爲非故云自外至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賢牛之罪云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彼注云披析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己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庸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 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爲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

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泠州旭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夫樂

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與也

樂因音而行

而

鍾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

移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

與以行之

樂須音而行

小者

不窳

窳細不消

大者不樛

樛橫大不入

則和於物物和

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

億則樂

億安也

窳則不成

不充滿人心

樛則不容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槒矣王心弗堪

其能久乎

為明年天
王崩傳

疏

注周景至無射 正義曰
周語云景王二十一年鑄

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
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
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鐘
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
二十一年如彼文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
者此為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為此言故此年
發傳而言將也州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
者彼是對王之問此是自言其事異時別言故不同也周
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
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
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故王居洛陽蓋移就
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松

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
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
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
勅毀之注省風至移之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
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敝俗頽
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
易衰敝之常也地理志以風為本俗為末言聖王在上統
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
後王教成是說作樂移風之事也器以至行之正義
曰為上言鐘音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鐘之言器以鐘聚其
音又上言音樂之興也故此云興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
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隨文便而言耳小者至不撤正義曰言小不至寃則

罪是細之意也。大不至於則，是火之義也。說文云：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空爲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撤聲近橫，故爲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
也。下究則不成，成如字。本或作「感」。 三月葬蔡

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 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

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旣。
詩大雅，旣，息也。 今蔡侯始即

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爲蔡侯，朱，正義曰。 疏
注不在正幼齒。

喪大記：記因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麻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

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王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也。東方謂天子即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天子失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卑，是以長幼爲齒，蓋處其庶兄之下。夏晉士鞅來聘，以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

孫欲惡諸晉

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

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

鮑國七年

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

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

恐加四牢焉。爲十一年

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儻百牢起。

疏

注鮑國至七牢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休意
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

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

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

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

七牢也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

主國待之齊餼王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

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

卿大夫無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

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

規杜非也 士歎怒 正義曰七牢於禮厚矣而歎怒者

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途然

其輕 宋華費遂生華緇華多僚華登緇

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緇相惡乃

諸諸公曰：「羆將納亡人。」亡人華玄等亟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佗死亡

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

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速之有？」言

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

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羆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

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羆，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軀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軀訊問也

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

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馬驅家臣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

輕禦諸橫

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

叛

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

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疏

亟言之正義曰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

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抑君有命可若何正義曰抑語助若如也言吾有諛子謂多僚

也雖知其諛既不能殺多僚華軀雖枉爲君有逐軀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爲也

物事也

對曰二至二分

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

至相過也

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二至長短極故相過

其他月則為

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陰侵陽是
陽不勝陰

於是叔輒

哭日食

意在於
憂災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

疏

分同至過也

正義曰日月之行交
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為君象月為

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為輕重以夏
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
宜為弱陰所侵以為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
之月為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為災又解不為
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
相過以為理必相侵故言不為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

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秋分之月也而其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
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
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注二分至相過 正義
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二
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
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
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
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
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
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
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
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
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

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
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此至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
文此皆假託以為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
虧損故於正陽之月示法為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為輕於

餘月之食其災為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 其他至為
水 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為災日食是陰侵陽

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為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
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

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為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
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

知是賢聖假託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
日食以為戒耳

年奔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 齊大夫 厨人濮曰 濮宋厨
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

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

雉偃州負

二帥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

吳餘帥

以敗宋師公

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難

而不

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徇曰揚徽者

公徒也

微識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

正東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吾石死二三子之恥也

名揚門

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

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厨人濮以

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

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

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

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十一月癸未公

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魯大夫會晉

荀吳

中行穆子

齊苑何忌

齊大夫

衛公子朝

前年出奔晉

還衛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赭丘宋地

鄭翩願

為鸛其御願為我焉

鄭翩華氏黨鸛鸛皆陳名

子祿御公

子城莊董為右

子祿向直

干鑾御呂封人華豹

張匄為右

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己反還戰

將注豹則闕矣

注傳

失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平公公子城之父

豹射

出其間

出子城子祿之間

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

相更也

抽矢

豹止不射

城射之殪

豹死

張白抽矢而下

丈二在車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

又射

之死

旬

干雙請一矢

求死

城曰余言女於君

欲活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同乘共伍當皆死

干刑

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

殪雙死

大

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貜

曰吾爲欒氏矣

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

貜曰子無

我廷不幸而後云

廷恐也

使華咎如楚乞師

華馭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

送華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楚遠

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

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

傳而不能送云君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

疏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 注微譏也 正義

曰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
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其小國號
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名野
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使事

職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法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也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徽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之尸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云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旗幡也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呂封人華豹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

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定本有華關矣正義曰關焉環本又作事

不狎鄙正義曰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

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

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爲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謙

諺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狎

爲更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爲鄙

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諸

侯唯宋事其君正義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

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

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王曰而告蔡侯

我也後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蔡侯

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虢

之弟朱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主將

叔父也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

出朱而立東國朱朔干楚楚子將討蔡無

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

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疏**德君必甚正義曰荷

恩謂之德言荷君恩必甚也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晉

將伐鮮虞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

閒

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子崩六月叔鞅如京

師葬景王

叔鞅弑子三月而葬亂故速也

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言之未知誰是故

但曰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

居皇正經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正戒

郊鄭今河南縣晉助臨汝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

疏

注承秋至曰亂亂是晉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

正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遷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未知誰是誰非也故史記曰亂不言某人某人爲亂魯史書事必待告乃書

言不書之此承叔鞅之言即青策者魯是周之宗國既聞王室之亂義當釋位救之魯聞周亂所憂在已承言即書

見魯之憂王室也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其意言兄弟爭位室內自亂其亂不及外國故指言王室

也注辟子至即位正義曰傳曰鞅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

于皇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以在皇告故書皇也景王旣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

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與出奔吳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相十一年書鄭忽出

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

繫國也注未即至言崩正義曰未即位不成爲王故不言崩也書王子猛卒者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

魯之子般

子野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

戊又以長歷推校前後

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疏

注此月云云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籍談云云庚

戌上去癸酉三十七日若此月癸酉朔其月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閏月晉箕遺云云又云辛丑伐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與今年十二月朔中有一閏相去當為五十九日此年十二月當為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歷推校十一月小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日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

師伐莒

啓齊大夫比郭作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

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莒地

齊侯

伐莒

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

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門也

莒於

是乎大惡其君

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遠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宗羞願之羞恥

寡君請受而戮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

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

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患宋以義距之

諸侯之戍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

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宋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

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奮傷省臧士平出

奔楚

華驅已下五子不書非卿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

代華費遂

邊印為大司徒

印平公曾孫代華定

樂祁為司城

祁子罕孫樂祁華

仲幾為左師

幾仲江孫代向寧

樂大心為右師

代華文

樂輓

為大司寇

輓子罕孫

以靖國人

終粹悖之言三子而後弭

疏

無亢至亂正義

曰亢高也衷善也發勸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易曰亢龍有悔言其位高也若華至也已正義曰

若華比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也楚取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並非吾諸侯之利也聞楚師將

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慮更爲害。決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王子朝賓起有寵於

景王

子朝景王之長庶
子賓起子朝之傅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孟即起也。王語賓孟
欲立子朝爲天子

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

穆公

獻公劉堃伯盆
劉狄穆公單旗

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

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

子朝有
欲位之

言故劉
盆惡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斲其犧也

以其爲犧物奉
於廟故自殘毀

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

此種

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節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

難已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

使王早寵異之

王弗應

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處雞盜稱子朝王心

許之故不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

單子劉子

北山洛北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

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湖

戊辰劉

子摯卒

二十一日

無子單子立劉蚩

蚩事單子故

五月

庚辰見王

見王

遂攻賓起殺之

朝故

盟羣

王子于單氏

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

疏

王子

之

正義曰賈逵云賓孟朝之傳也王愛于朝因受其

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王與賓孟並說之欲立朝

為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乃云賓孟適郊見雄雞

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

猛傅然則王與賓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傅議久不決

故賓孟假雄雞斷尾以勸之 注子朝至之傳 正義曰

二十六年傅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劉贊私立少知朝年

長於猛也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傅 劉獻至去之

正義曰伯益是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賓孟去子朝所

以彊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賓孟云

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

殺願逐去而已獻謚法知質有聖曰獻 賓孟至何害

正義曰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鄭玄云犧純毛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牲鄭玄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牲體字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字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祭祀之牲選其毛羽字具者養之以為犧犧者寵養祭牲之名賓孟感雞以毛羽牲具恐其被養為犧故自斷其尾殘毀其形賓孟怪而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言此雞難畏其被寵養也賓孟因此感悟疾歸以雞事告王且又言曰雞其憚畏為人用乎人則異於是雞矣雞被寵飾終當見殺人被寵飾則當貴盛此其所以異於雞也犧者寵牲之名因以犧喻寵子即名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言犧當用純德之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故實招禍難矣已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但人有親踈若踈人被寵愛為犧實為禍難若已家親屬寵愛如犧有何患害他人謂子猛親屬謂子朝也犧者實用人

上人是對牲爲稱並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據踈外
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 注雞犧雖見寵飾 正義

曰犧者數系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爲之服飾以
異之如今之繫五采也史記稱楚王欲以莊周爲國相謂
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
爲狐豚豈可得乎是亦飾之事 注言設至異之 正義

曰賓孟言人犧實難假踈人以爲說人爲踈姓之人寵養
踈人擅權害主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
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雖亦王子不得
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患害己喻子朝子朝
是己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 注十五至不應

正義曰賈逵以爲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
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爲然杜今從鄭
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于景之命則景有命矣
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俱是庶子朝
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爲嗣宜矣劉盆何以惡其爲嗣而

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
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
立子猛為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賓孟感難自
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賓孟故不應慮其泄言也

注四月十九日

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

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二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

多經之與傳又前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
依次推之易驗耳 注王子猛次正 正義曰猛朝俱是

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
王之說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

弟或是穆后姪嫁之子或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

在十年既獻而反

鼓子焉

獻於廟

又叛於鮮虞

叛晉屬鮮虞

六月荀吳

略東陽

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使師偽糶者負甲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

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耍

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子奔揚

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

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

朝黨也

曰不殺單旗不捷

旗單子也

與之重盟必來

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從還謀也

樊頃子曰非

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單劉黨

遂奉王以追單子

子王

還奉子

及領大盟而復

領用地欲重盟今單子劉子復歸

殺摯荒

以說

委罪於荒

劉子如劉

歸其采邑

單子亡乙丑奔于

平時

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云走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

姑發弱駸延定稠

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

子朝奔京

其黨

故丙寅伐之

單子伐京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
故得入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

公亦敗焉

甘鞏二公周卿士
皆爲子朝所敗

叔鞅至自京師

葬景

王還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
以書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
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

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出次以示急戊寅七
月三日經書六月誤

劉子

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王子處子猛黨
守王城距子朝

盟百工于平宮

平宮平
王廟

辛卯鄆貜伐皇

鄆貜
子朝

黨大敗獲鄆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

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

城子朝百工叛司徒醜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百工伐單氏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園

百工所在洛陽冬十一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

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及焦瑕温原

之師焦瑕温原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

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

前城子朝衆社周地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維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

不成喪也

釋所以不稱王崩

已

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旬

館于子旅氏

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司馬

帥師軍于陰

籍談所軍

于侯氏

荀躒所軍

于谿泉

西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次于社

司馬督所次

王師軍于汜于

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閏月晉箕遺

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京楚子

疏

注頃子至劉黨

正義曰此下二十三年單朝所在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

及領至平時

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與召莊謀殺單旗與之重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

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擊荒者為前取王如莊

宮今單子失王而出奔更殺擊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

欲背又奔平時 注八子靈景之族 正義曰以上言王

子還此八人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

知靈景之族 簡公平公 正義曰謚法一意不憚曰

簡布網持紀曰平 注皆為子朝所敗 正義曰知為子

朝所敗者以傳云敗績于京故知是敬王黨為子朝所敗

也 注戊寅至月誤 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歷

推校之戊寅是七月三日明傳是也經書王伋居皇乃在

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 注百工至所敗 正義曰知單

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 注百工至所敗 正義曰知單

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 注丁巳至秋誤 正義

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歷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 注乙酉至悼王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曆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

王即猛也經書爲卒傳言其謚故解之躡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 注敬王至

子自 正義曰敬王名自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夙夜共事曰敬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